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平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溫常綏覆勘

總校官原備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盧燧

謄錄舉人臣郭文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平義卷十一

秀水俞汝言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母弟夫人定姒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

當以春王三月為句正二月無事可言也昭公既薨定公未立魯國五月無君無政固不以不書正月見也孔義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隱莊元年皆事在三月然則何以有正月隱莊于正月即位史

嘗書之矣春秋削而不書不書而存正月所以見不書故若定公則六月即位正月本無事何書之有

簡端

錄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
于是始

執宋仲幾于京師無天子也無天子而後敢執人于

京師

簡端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六月而喪至又六日而公即位戊辰以前無故公亦

無新公也公衍公為不立矣公子宋猶遷次焉季孫之心攷校日月而可知

野編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八月而葬

公薨半年餘始歸歸又踰月而葬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煬公之宮也于是二十世矣立煬宮非禮也季

孫則為之野燭公者伯禽之子考公之弟魯之以弟

繼兄者始此此季氏又欲掩其廢嫡立弟之罪孔義本馬

森辨

疑

冬十月隕霜殺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殺舉重

也梁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灾

爾雅觀謂之闕何以謂之闕也兩表雙植中不為門

闕如也

野編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矣灾而不知戒又新作

之孔義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莊
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而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公作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
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文止此

平丘以後無伯會此劉子之會也劉子定天王而楚

納子朝于是合十八國之師與齊桓公為前後兩召
陵曰侵師已入楚境矣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竟成
其志何意五伯之後又有劉子

野編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公作浩
油鄭地

晉不能復為主矣公及諸侯盟爾

野編

昭公庸懦權出

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今皋鼬之盟定公得與聖人

特書公及諸侯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

木訥

戴溪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無此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啟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于臯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于吳中國之伯于是絕矣

朱訥曰齊威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于威五倍于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戌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凡四遷矣畏鄭逼也孔義四遷皆出楚命葉在方城之北楚欲以為方城外蔽命之遷夷又欲成章華之臺命遷白羽又遷容城許經四遷不復能國鄭乘之遂滅許滅許者鄭致許亡者未必非楚也張溥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伐楚公以皋鼬為重也

孔義

劉卷卒

劉金

王卿士不卒有闢于天下之故則卒之

陳氏於襄王之

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

孔義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沈之役也然桓舉兵端起此

野編

晉士鞅衛孔圍帥師伐鮮虞

公作圍

東南有事未可北伐蓋深避楚不能急蔡遂以伯授

吳矣

野編

葬劉文公

寰內諸侯書卒者有之矣書葬書謚書公一經特筆

也

野編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

敗績楚襄瓦出奔鄭

栢舉鄭地舉公作
莒吳始書子書戰

栢舉之役吳之力也而蔡侯以之是亦蔡之力也竟

收入郢之捷以伸召陵之志夫昭侯者世子有之子
也于父為孝子于諸夏為功臣春秋書歸粟于蔡天
下義是舉也

野編

戰書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
大夫書名同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于任人
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孔義

庚辰吳入郢

公穀作楚

稱吳狄之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

也

孔義

楚陵犯中國三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于吳國

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戴溪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作五
月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吳入郢於越入吳吳猶越也並狄之而栢舉之功乃屬之王邦之蔡

野編

先是昭三十二年吳嘗伐越以賈怨故今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

木訥杜氏謂於發語

也曰不然也昭五年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公子招于越三十二年吳伐越何以不從發語書於越而獨于此及定十四年於越敗吳若十三年於越入吳而書於越乎且經書者或謂之荆或謂之楚何狃於越而顯之或問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平子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姑之子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孔義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

公

作邀斯執元公成立

因楚敗也哀元年許復見蓋楚復封之也

孔義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晉令也自宣十八年公伐杞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侵鄭侵齊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衰也然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執國托公行師耳

孔義

魯君之無兵三

家之專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又強而三家不得專
也魯之變愈降哉木訥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桓子獻鄭俘陽虎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變文書介
副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孔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晉于是失宋野編范獻子以宋主于趙氏又有賄焉譖
晉侯而執之此晉三卿內叛之始宋叛伯之始孔義

冬城中城

備齊也中城在海州

木納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昭三十年鄆潰二於齊矣至是欲復取之齊魯交兵

始此孔義何忌不言何闕文也

野編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衛地諸侯始復特盟

離盟復見自茲以往盟會紛然一如隱桓之舊矣

野編

陳氏後傳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

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晉地即墳

此齊景爭伯也

野編齊衛合黨之始至哀元年而伐晉

矣孔義

大雪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鄭孔義齊

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

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

功于是而及齊平矣

李氏會通

九月大雪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逾月之間再出侵齊公之進退聽之三家而不得自

專矣

孔義

曹伯露卒

靖公卒
子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衛地

晉人來援不見齊師而去不成為救以會書矣此見

晉之不足賴也

野編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卒子
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侵鄭為有鹹之盟也侵衛為有沙澤之盟也

野編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地

蓋相將去晉也晉于是失鄭

野

從祀先公

今之從祀昔之逆祀也故鬼之寃待虎發之而蒲圃

事起矣

野編

魯祀之不順多矣僖公以兄故特躋于閔

上昭公以奔故不祔于先君今始復其正也

孔義按昭

公之說本于馮山胡趙二氏皆從之孟子載陽虎

為仁為富之言是不以人廢其言也孔子書從祀先

公是不以人廢其事也

通說

盜竊寶玉大弓

先王分器而盜得竊諸公宮無政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

孔義

簡端錄虎叛不書奔不書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則書此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詞也叛易知也奔易知也祀乎器乎其于國也大矣而人或以為小也不書其可乎且書叛書奔跡也而未若二者之

書之得其情與勢也

汪氏曰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謹龜陰叛侯犯以郈
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謹龜陰也郈
也是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
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書
乎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蠩卒

蠩公作蠩獻公
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陽虎既竊魯何以復得之殆虎遺于道路以為緩追之計也書曰得幸之也卽寶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晉地

兩侯五氏之次將以何待猶未敢頌言伐晉也野編此

伐晉也書次者何未遂伐也三次而伐其欲逞也久矣于鹹鄭叛也于沙衛叛也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

無盟主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事也

孔義

秦伯卒

哀公卒子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頗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自召陵以來凡兵書侵以義不足服人也此曰圍以力不足服人也

孔義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穀田上
有之字

前此嘗歸我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闢矣皆不云
來來者齊志也誠子歸矣

御寶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公作費

郈叔孫邑也而仲孫與焉是以二卿敵一卿也師又
再舉是以兼時收一卿也武叔于是不武矣論語公
山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春秋傳南蒯以費叛虎以

陽闢叛侯犯以郈叛春秋不書五叛此有深意郈若
不叛何由墮乎史稱董安于之忠然趙氏安晉室危
矣故春秋異于史也

野編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

大心與地辰佗彊雖非宋之賢臣然以國卿之重介
弟之親而一朝以嬖佞逐之宋之非國可知

補程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公作
章齊地

參盟復見益于鹹于沙合而為安甫之會矣

野編

叔孫州仇如齊

謝歸田又致邵也

孔義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字下公
叔有宋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辰佗彊地大心之為宋患也寵向魋故也

孔樂氏石

氏公弟公子同姓之卿也辰有故而去者也以國人

出甚矣又可相將俱入乎書曰宋公之弟辰戚之也

而情則愈疎春秋以辰首惡仲佗石彊次之公子地

又次之大心自有本末併不言叛也

野編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涖公作益

去年平齊今年平鄭逝不事晉矣

野編書鄭輸平以志

諸侯之合書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始終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為帥師墮郈墮費孔子言于季孫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先是南蒯以費侯犯以郈為有甲與城
也則趣墮之矣子之功猶未竟乎曰已竟矣夫魯之

有費卿猶晉之有晉陽朝歌也晉分為六而魯之不至析為三者賴有此墮也

野編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穀作
晉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日有食之

推歷當為十
月丙寅朔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三家城其邑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則非其利

也南蒯侯犯不狃薦為叔季之害叔季亦欲墮之矣
故聞聖人之言輒墮焉聖人固無聲色也若公斂處
父在成方有功于孟氏且曰成墮齊人必至于北門
其意則私其言可聽孟氏之不肯墮宜矣雖然聖人
果得志于墮成何有惜乎明年女樂入而夫子行矣
孔義墮郈墮費可能也圍成不肯墮不竟其事是難能
也夫墮成三子者之意也不墮何害正好與晁錯七

國事對看

野編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衛地公作瑕
穀無衛侯

與五氏同

野編

夏桀蛇淵固

讙田歸而築囿于其地

孔義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懿子師伐曹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及字寅
林父後荀吳之子吉

射隨會後范

獻子之子

晉趙鞅歸于晉

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而鞅奔晉陽拒范
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人臣專土是無君也韓魏黨于
趙氏者也故請于公逐二氏二氏奔朝歌亦曰叛者
興兵首禍是無君也鞅歸于晉韓魏為請故也三家
分晉本于是矣孔義

薛弒其君比

比弑惠公夷立

稱國以弑當國大臣之罪也

胡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衛公叔
殺作晉

公叔戌何以奔戌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憇之趙陽戌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二月公作三月公
孫作子牂作捨

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書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孔義

夏衛北宮結來奔

結戌黨也書三大夫奔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孔義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作醉句踐元年
闔閭卒子夫差立

傷而卒也以違檇李得不書滅

野編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公作堅又作擊衛地
即脾上梁間齊魯為會

止此

左氏謂晉圍朝歌牽洮二會皆救范中行氏也

孔義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未絕晉至是始從齊也

孔義

天王使石尚來歸賾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晉伯良矣重反在列國故石尚來也

野編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

世子蒯瞶何以奔坐欲殺少君也問殺少君事為有
為無曰無之于奔宋則可知已以事攷之夫楚者許
之宇下也許止不奔楚奔晉懼楚之得其情也此為

弑父也宋南子之家也投之不懼此為不殺母也

野編

張洽取臨江常山二劉氏之說謂曠必無殺母之事

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宋

南子家何以反奔宋乎

孔義

衛公孟疆出奔鄭

坐世子黨也然則公叔戌趙陽北宮結亦世子黨也

野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往歲大蒐皆三家為之邾子來會公是比蒲有公也

野編

城莒父及霄

城二邑懼晉也孔義無冬闋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以報召陵也

孔義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正也

野編

黃震曰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為之稍戢其十二公之自立者與

鄭罕達師師伐宋

罕公作軒

宋大國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許

齊侯衛侯次于渠陁

渠公作遽

與垂葭同

野編

邾子來奔喪

奔喪非禮以行于天子者行之同列

補程傳昭公之世

為魯所虜定公為拔之盟終其世不犯邾邾人德之
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禮雖過而情則真也

抄日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公作弋

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公羊

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左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會猶愈于奔也

野編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是穀作稷

辛巳葬定姒

辛已在十月三日

杜註

書曰定姒則知其為定公之元

配矣子已嗣位而母不成喪不書夫人與小君蓋紀

當時之實事也

屠明靖
集傳

卷十一

冬、城漆

邾庶其邑城漆謀伐邾也定公薨而三桓復啟釁矣

孔義

春秋平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平義卷十二

秀水俞汝言撰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春秋止十四年春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桓舉也 隨自楚武王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桓舉之敗楚王逃隨而隨亡之故楚今復列之諸侯宣六年許已為鄭所滅此復見者亦楚封

之也

抄日

鼈鼠食郊牛改卜牛

殺郊牛下
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晉伯盍矣遂有頌言伐晉者

野編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事魯恭何以伐為其田為之灾也

野編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書
盟止此

盟而受田蓋賂也三卿將二卿盟當定之世乾侯事未遠三家少戢至是復張公方幼弱壯弗堪矣實孫

越之漸野

編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
孫輒立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
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也何用納為納者內不受也不書納衛世子不知輒之為拒父也何以不繫戚于衛國其國也春秋已君崩曠矣父不可拒父而可拒子道之盛春秋惡之此其一也孫不可立夫人之黨立之叔戌以謀逐夫人之黨出也夫人而有黨妻道之盛春秋惡之又其一也當是時崩曠實當立徒以兩宮隔絕國人立孫兩屬之說者謂得罪君母可爾而曰得罪于父又曰得罪于國人文逾深而去之逾遠

野編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鐵公作栗又
作秩衛地

鞅師納蒯瞶之師鄭師助齊人輸粟范氏之師邀擊

而敗之也孔義鐵衛地也在戚城南勝而書及子之也

明乎子鞅也而事之不速亦正坐是齊鄭貳于晉出

師撓之遲蒯瞶十年入衛野編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

鐵之戰既罷而後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

州來吳滅之今以處蔡蔡終事吳不事楚駟與楚者

不適有居殺之矣

野編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瞶所居

蒯瞶在戚曼姑主兵而齊為首者不以子圍父也不
繫戚于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蒯瞶出入稱世子圍戚
先國夏戚不如彭城書衛春秋筆削之情見矣

孔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灾

桓僖親盡矣宮何以存季仲孫皆桓公子季友相僖
公叔仲之後皆僖所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不

毀而天灾之

孔義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公作開
陽魯邑

啟陽近邾城之以防邾也

孔義本
木訥

啟陽鄒之別名也

傳程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故也

孔義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辛庶子肥立是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之者以其公子駟之黨也

補程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

叔公作弑二月公作三月昭侯殺子成侯立

曷為稱盜以殺仇楚即吳非弑道也如曰不知何人

殺吾蔡侯盜者為誰公孫氏也則既已書之矣或云
栢舉之戰自取滅亡請看頓胡陳許孰是不亡之國
野編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至是方五世不
宜與祖同名恐傳者誤也

訥木

屬辭凡言弑其君者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詞所以正
弑逆之罪左氏不知經意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
稱臣臣有罪也蓋溺于邪說而不見正于孔氏之徒
也傳記師曠對晉侯論衛人出君史墨對趙簡子論

魯人出君皆釋臣而歸罪于君皆當時之邪說也晉靈之世史狐以首惡書盾而猶有托為夫子之言謂趙盾為良大夫者自大夫專政士民皆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是以君多謗而臣多譽且見弑之君無道者莫甚于齊襄莊晉靈楚虔經皆書弑者名氏而議不及其君蔡昭公非有四君之惡也獨以無道稱而弑者免于討豈春秋之法乎由不知聖人有存策書之大體之義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傳後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也霍也昭侯之盜也春秋有所討皆曰殺其大夫

編野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
書執止此

何以不言畀楚人北宮子曰譬伯晉而京師楚也晉

一至此野

編

城西郭

備晉也

孔義

六月辛丑亳社灾

毫公作蒲

亳社商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灾之

蘇氏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項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十一月而葬

蔡亂故葬緩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咢

公作比
又作茈

備晉也

孔義

夏齊侯伐宋

為其伐曹執小邾子也此舉差近伯而遲暮可惜

野編

晉趙鞅帥師伐衛

以衛助范氏故假納蒯瞶為名

孔義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景公
卒安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事不數閏譏其以閏月葬也

蘇氏

六年春城邾瑕

公作葭
邾邑

邾瑕者何猶繫舊國而設版焉明我之遽也

野編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也

孔義

吳伐陳

不正其伐諸夏仍狄之矣

野編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高出而陳氏之勢成安孺子之黨孤

野編

叔還會吳于祖

吳伐陳還至祖魯懼而往會之

孔義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辛惠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公作舍荼弑
悼公陽生立

春秋書弑君多矣衛剽之弑衎猶在夷儀晉州蒲之

弑周猶在京師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何也

曰後入者迎之為君先入則乘其約而馴之陳氏已

有齊矣用見齊之為田而乞之雄于竊國也

野編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既伐曹又侵鄭報罕達之師孔義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孔義

夏公會吳于鄆

殺作
繒

鄭近邾夫差至此而公往會之

孔義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宋之曹我之邾晉之鮮虞歲歲尋師不必問所從起

野編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于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傳補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何以不言滅言入不忍言也曹竟滅矣先是宋入邾
以邾子益來是歲歸邾子益于邾安知宋不歸陽乎

而曹竟滅矣始滅莫如紀晚滅莫如曹文皆有異

野編

止齋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

詩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伯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

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蘇氏

夏齊人取譖及闡

公作
俾

春秋平義

賂齊也為以邾子益來齊人以為討野

編野

歸邾子益于邾

懼齊討也

孔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辛子
閔公維立

齊人歸譙及闡

既歸邾子亦歸我二邑

野編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宋地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孔義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

公會吳伐齊

吳自欲伐齊我不能異以有郊之戰

野編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悼公辛子
簡公壬立

荼之弑歸獄于陳乞陽生之罪固在也齊人叛之宜何如書曰弑則無以討昔之亂賊不曰弑而曰殺是以亂討亂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而可以亂討亂乎故因其以卒赴而卒之此所謂時措從宜之權也

簡端錄陽生實卒非弑也

孔義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孔義

五月公至自伐齊

哀公會吳者五獨此會于黃池致擇其甚危者書之

孔義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國有兵寇而簡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王貫道曰彊歸則蒯瞶歸之漸也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莖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救反在吳晉之恥也其狄之何也不使夷狄伯中夏
也

野編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書伐我止此

報去年會吳伐齊之役也

孔義此

所謂郊之戰也政在

季孫禦諸竟而曰不能猶賴冉求之義汪鑄無殤孟

之側不伐稱于孔子

野編

夏陳轍頗出奔鄭

轍公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

公會吳伐齊剝書于前不使公與戰也此戰而捷曷
為不使公與戰因人成事君子不貴也

野編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地

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戰書獲止此齊魯文兵亦止此

戰不言公公會伐而不會戰也

蘇氏

敗而書及罪之也

以是為國子罪也

野編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隱公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六十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
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
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孔義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其謂之田賦何田對里言之古者田出租里出賦田之所出穫禾秉芻缶米也賦則錢刀布幣征之市蜃以繕甲攻車故曰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而以田賦農始病矣魯之變法三莫不善于田賦田非所以為賦也今用之

野編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不言夫人諱取同姓也不薨不成喪也不葬不成墓

也孔義

歸義夫人君之敵體乃子氏不葬君氏不薨孟子不
氏何以訓有家乎

公會吳于橐臯

吳地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公作運吳地
在今秦州

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
為惠故會吳于橐臯修鄖之好也公既睦于吳而吳
將圖伯故為之會宋衛于鄖合宋衛以從吳也故明

年為黃池之會晉好于吳非爭伯也紓吳患也諸侯東向事吳者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魯之罪著矣日抄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于是十三歲矣兵端雖起于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罕達遂取宋師逞兵不戢亦

何戒哉木訥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泓

報雍丘之師也

孫復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戌
元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會止此衛地
開封縣有黃池

吳欲因魯交中國晉欲交吳以弭兵故魯請而二國從之以為會孔義黃池之會參會也諸侯不至東方小國亦莫有至者而謂以會兩伯為辭吾不知也然則吳曷為稱子曰晉德如吳晉侯猶吳子爾此非吳進

乃晉侯退也

野編

或曰春秋不敢進退諸侯其然乎曰

有王命則敢無王命則不敢周爵五等王之命也四

夷稱子王之命也吳王矣楚王矣春秋退而子之以
從王命而天下之名分于是乎定何不敢哉

簡端錄

黃震曰晉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合十七國不能救蔡
不見經者已二十四年吳自是年冬救蔡入楚既而
救陳伐齊得志中國亦已二十四年是時晉弱吳強
固也然吳方在會而於越入吳之報倏至內惕而不

復固爭其先晉人恐誠有如左氏之言春秋所書之次第乃其實也春秋不列叙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二大國結好而魯預焉耳非伯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間吳之出

孔義

於越入吳

越乘吳之不備也

孔義

經翌曰書於越入吳春秋益傷諸夏之失策使天下

之勢竟歸夷狄而不可復返也蓋春秋之始為中國
患者惟楚自齊桓倡伯稍能服楚乃其子孫弗率則
楚氛復熾而不可撲滅浸淫至于晉文繼伯功埒齊
桓其子孫亦弗克自振則當時諸侯往來于晉楚間
而勢不歸一故晉不能有加于楚而楚之強自若也
迨悼公援吳制楚楚日削弱矣而平定之際懦弱不
振則威楚之功竟讓于吳而天下之勢亦歸于吳中
國諸侯但知自相攻伐而于吳則不敢迫視也魯哀

公欲息夷夏之爭故為黃池之會而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勢又不在吳而在越矣夷狄代興中華失勢此聖人之所甚傷者也豈徒為吳越之故而書以示後世哉

屬辭自晉厲公始通吳于上國而悼公又汲汲于會吳皆欲以吳撓楚魯昭違禮昏吳亦由晉衰欲倚以敵齊楚也而皆不稽其終是時魯賦于吳八百乘邾賦于吳六百乘徵百牢藩衛侯之舍因子服景伯長

此安窮是故春秋于吳晉之盟終諱之然吳入越不書而再書越入吳固知吳之將為沼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無
國侵伐止
曼字伯
此

晉事止于此矣

孔
義

葬許元公

不書月日畧也或史缺也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其辰安在周十一月夏九月也

日在房心孛日並出與昭十七年孛于大辰政同于

昏言其次于旦言其方

野編

盜殺陳夏區夫

公羊作
彊夫

區夫徵舒之後

高閼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

鄭

程子曰述作之意舊矣

但因麟而發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故謂聖人感麟

始成春秋則可謂感麟始作春秋則不可

孔

易止未

濟樂亂闢睢春秋竟十有四年春終則有始相與為

無窮也

野

編春秋非感麟而作感麟而止也書止魯哀

以言乎時則久矣以言乎事則多矣以言乎典禮命

討則庶幾乎備矣聖筆將絕而麟出且踣焉故以是

歲止

簡端錄

蘇轍曰春秋始于隱公而終于哀公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焉其始也雖幽厲失道王室昏亂而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及其中也平王東遷而周室不競諸侯自為政周道陵遲夷于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不可改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為首諸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雖齊晉秦楚之強

義之所以在天下子之義之所去天下叛之世雖無王而其法猶在也故孔子作春秋推王法以繩不義知其猶可以此治也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于大夫繼之以吳越夷狄之衆橫行于中國以勢力相吞禮義無所復施刑政無所復加雖欲舉王法以繩之而諸侯習于凶亂不可告語風俗靡然日入戰國是以春秋終焉由此觀之則春秋起于五伯之始而止于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

朱熹曰十二公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
天下皆無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
一宣公時楚莊強盛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
始退聽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終
春秋之世無如之何

愚按公羊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三世之說雖不可盡
拘然孔子未生以前自隱元年至僖二十四年八十
六年王命不行齊桓倡伯尊周攘楚是一段僖二十

四年至襄二十年八十四年晉文至悼歷世繼伯帖
服秦楚是一段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至哀十四年
七十二年晉楚並盟吳復爭長諸侯相率去晉是一
段作三段看世道升降較明

春秋時伯權為盛衰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五節隱公
元年己未至莊公十二年己亥四十一年時無伯主
諸侯自擅王政不行莊公十三年庚子至僖公三十
三年甲午五十五年桓文迭伯尊王攘楚稍能統一

文公元年乙未至成公十八年戊子五十四年晉襄
繼伯歷靈成景厲大夫專政晉楚爭鄭襄公元年己
丑至昭公十六年乙亥四十七年晉悼復伯歷平昭
大夫專政晉楚之從交相見昭公十七年丙子至哀
公十四年庚申四十五年吳楚爭衡越又間之陪臣
執命諸侯相次叛晉無伯之世亂益甚矣故其始也
傷天下之無王其後也傷天下之無伯

鄧元錫曰以五伯為亂賊而誅之也不若以伯為伯

亂賊為亂賊之為質也求過于功而誅之也不若以
功為功以過為過之為質也因物付物而吾無與焉
其斯為曲直之繩墨也



春秋平義卷十二